

Steal

豬野琢真與七海建人搭檔出任務的次數漸增，起先認為遙不可及的目標，隨著相處愈久愈顯接近。

今日處理的咒靈不算麻煩，依兩人的等級來說十分容易，通勤的時間還花費比較久。

還有時間，七海看了看腕錶，隨後問道：「豬野，想要吃點什麼嗎？」

「目前沒有想法，七海先生呢？」

「我要去麵包店，你有興趣可以一起來。」

「好！」

在豬野的印象裏頭，七海多半沒有什麼情緒起伏，可是在麵包店內能夠明顯感受到對方的喜愛。

「七海先生很喜歡麵包嗎？」

「很喜歡。」

「可以幫我推薦嗎？」

豬野似乎看見七海露出笑意，頓時不知所措，幸好對方並未發現他的異狀，全副心神專注於挑選麵包。

過了好一陣子，兩人才走出店門，雙手的戰利品顯示滿載而歸。

「買的稍微有點多，還要你幫忙，真是不好意思。」

「不用客氣，能幫上忙我很高興！」豬野毫不介意，甚至開心地打算筆記下剛剛到底買了哪些口味。

看著對方的笑臉，七海鬆了口氣，才說：「應該先找個地方休息。」

「剛剛好像有看到公園，不如過去吧？」

西裝筆挺的男人盯著穿著寬鬆自在的青年率先走在前頭，邁開步伐跟上，對於這個提議並無異議。

午後的陽光普照，他們坐在有樹影庇蔭的公園長椅，準備進食。

「不知道七海先生喜歡什麼，我自作主張買了礦泉水跟罐裝咖啡給你。」

七海沒有特別選擇，將對方給予的飲料都收下，「謝謝。」

沒有太多的言語，兩人開始靜默地品嚐麵包，偶爾傳出豬野驚為天人的讚嘆。

感到飽足後，七海難得放鬆地貼靠在木質的椅背上，沒有特別威脅的舒適，外加氣候加成，讓人昏昏欲睡。

對他而言，目前不是上班時刻，反正身邊還有值得信賴的咒術師，稍稍休憩也是合理。

豬野察覺到別的重量靠近，帶股好聞的淡淡氣息，隨後僵直。彷彿獲得四壞保送上壘的打者，有點盜壘意圖，但又要觀察投手是否牽制，保持著隨時能夠回到一壘的距離。

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大抵是描寫此刻。

豬野看向對方，距離好近，卻捨不得拉開，又不能太過逾矩。

手指抬起、放下、抬起，幾度猶豫，最終觸碰到七海的頭髮。

與此同時，七海略顯惺忪地張開了眼，「怎麼了？」

「辛，辛苦了！」豬野有些慌亂，脹紅著臉說道：「我這樣說好像很奇怪，七海先生一直都很努力，可是我想稱讚你……」

「伊地知先生說你是大人中的大人，但不管是怎樣的人都需要肯定，不過我想不到怎麼做，只能學最近看的漫畫來做……」

二十一歲的青年對於自己的心意尚無自覺，僅是帶著可能被拒絕的心態撫摸七海的頭頂，未曾想過對方若不接受，其實根本不會讓他這般親暱。

七海沒有特別說什麼，也沒推去對方的好意，如此純然的誇讚是第一次從後輩身上獲得。

「謝謝你，豬野。」

豬野琢真在努力成為一級咒術師的路上，目睹一生難忘的風景。

※

Hit

豬野琢真，現年二十一歲的人生中，覺得遇見七海建人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情。

在咒術師這個充滿血腥味、瘋狂的職業，七海顯得特別不同，所以他才喜歡跟著對方，甚至稱得上稍微偏執地注視，不論是幾次任務中戴了什麼飾品、用了什麼香水，他都一清二楚，需要冷靜時總會想著「如果是七海先生會怎麼做」。

一開始以為是基於崇拜，漸漸豬野發覺，哪個傢伙會因為這樣觀察同性啊！就算咒術師一堆瘋子，也不會忽略自身情感到這種地步。

他想，該承認自己是戀愛了。

儘管相處時多半從工作開始，好像沒有多餘的互動，但是結束後七海會接受自己的餐廳邀約。

豬野眨了眨眼，坐在對面的七海拿著酒杯的手指指節分明，放鬆時解開袖扣、捲起衣袖而露出手腕，跟腕上的名錶搭配相得益彰……

不行，不能想得出神！

豬野拿起加有冰塊的水杯灌了幾口，不能一直對七海先生行注目禮，甚至因此引起遐想……

※

七海建人，二十七歲，曾任上班族的現役咒術師。

人生的理想是希望未來找個低物價的國家，靠著退休前賺取的大筆財富享受。不用當上最強，每個人總會找到與自身價值相合的位置。

最近他有些困擾，本以為是成為前輩、指導者引領豬野琢真，但是對方的視線讓人感覺不太對勁——過於炙熱。

七海是可以獨自隨便吃個麵包就解決一餐的人，對於豬野的飯局邀請卻都不太拒絕，也許是難得覺察到有人對自己如此執著？

老實說，他不能理解。

遵守自己的規則到近乎無趣，做人也不圓滑，雖然對方並未明言，可是他真的不曉得哪裡吸引人。

話雖如此，七海挺喜歡對方的反應，換個古龍水、領帶夾，總會得到心得回饋。

他不是個情感外放的人，也沒有多少人會與這樣的自己有多餘的互動，若要放在天秤上衡量，豬野確實有一定分量。對於七海來說，如此足矣。

假設，他釋出一些可能性，對方會採取什麼行動呢？

光是想像這件事情，七海嘴角不禁稍微上揚。

※

「七海先生心情不錯？」

「為什麼這麼說。」

「很難得看到你好像在想什麼，然後笑了。」豬野抓了抓毛帽，講完才覺得這樣發言是不是過於貼身觀察了？不過自己也不是謹言慎行的人，算啦！

「這樣說也沒錯……可以問你私人問題嗎？」

豬野知道七海不愛吵鬧，選擇的餐廳還有包廂，此時兩人之間格外安靜，他有些緊張地吞了吞口水，猛力點點頭——哇，七海先生要問我私人問題耶！

「你有喜歡的人嗎？」

投手七海投出一記九宮格五號位的正中直球，太甜了，可是打擊者豬野會不會揮空呢？

「有。」

「什麼類型呢？」

豬野一向覺得自己腦袋不好，此時更是難以思考，現在的七海先生跟平常不一樣，是不是發現什麼了？或者根本早就知道什麼，所以該回答……

他抬頭望向對方，沒有催促，向來沒有太多情緒的臉蛋只是露出不久前自己說難得的表情。

「就是七海先生，我喜歡七海先生很久了，可以的話請跟我交往！」

七海瞅著臉上緊張泛紅到快要冒煙的豬野，嘴邊笑意更加延展。

「可以。」

打者豬野直接擊中球心，打出強勁的安打——畢竟要到全壘打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Kiss Cam

豬野琢真知道，即使自己多麼喜歡跟別人一起喝酒，但是絕對不能跟七海建人比拚酒量。

這是有慘痛教訓的經歷，儘管後來依然會跟七海吃飯時共飲，份量卻會斟酌了。

不過面對今天的情況，豬野有點不確定自己是否該喝點酒壯膽，他們在沒有任何任務的日子裡見面約會，儘管只是普通地觀看球賽，此時心臟加速得彷彿要跳出胸口。

「啊……會不會死啊……」豬野抓扒了毛帽，還是一身平時的裝扮，放空地坐著等候。

旁邊的座位有了動靜，熟悉、沉穩的聲音問道：「豬野，你在想什麼呢？」

「呃，在想是不是該買啤酒，觀賽時很適合！」

「確實。」

豬野努力將視線落在內野紅土上，始終無法制止眼角餘光欣賞著七海的休閒裝扮。一頭並未特別梳抓分邊的金髮，臉上戴著細框眼鏡，完全不同於工作時的針織衫與牛仔褲搭配，剪裁合宜的大衣暫時放在膝上，唯一相同的是豬野一直很覬覦的腕表。

豬野隱約聽見身旁的窸窣聲響，盡量將全副精神投入球場的歡騰氣氛，好讓自己不那麼緊張，甚至過於關注七海的一舉一動。

冰涼的觸感抵上肌膚，豬野才回過頭來。

「你的。」

「謝謝。」

豬野拿過其中一杯，目光仍是難以離開七海相較於平時更為柔和的神色，即使是主隊打出全壘打讓現場氛圍更加熱烈的情況下。

醉翁之意不在酒，杯裝的酒水落入咽喉，豬野深深明白這句話。

「豬野，上大螢幕了。」彷彿談論天氣一般平淡，七海說道。

「喔……噢！」本以為只是鏡頭掃過那種，豬野看向外野大螢幕才驚呼，「怎麼是Kiss Cam！」

「你介意嗎？」

「不會啊！七海先生呢？」

「我們正在交往。」

豬野注視著那張好看的臉逐漸接近，雙唇接觸，卻不清楚時間流逝多久，然後漸漸拉開距離。

Smile for me, Smile for you

あなたが あなたがまぶしいわ

※

Error

這是豬野琢真與七海建人第一次一同吃飯，豬野正殷勤地為前輩介紹餐廳招牌菜色，還有酒單。

當酒單品項落在桌上時，他感覺對面的前輩似乎露出放鬆的神色，果然出完任務後就該喝一杯吧？幸好自己也很喜歡喝酒。

豬野十分慶幸有向身為七海學弟的輔佐監督伊地知潔高請教，至少知道口味、安排餐廳什麼都不成問題，唯獨忘了詢問對方酒量。

「嗯，睡著了。」

不曉得幾杯黃湯下肚，七海看著早先說喜歡喝酒的後輩，此時已然昏迷不醒地癱軟在桌上。他仍游刃有餘地繼續喝著，不時動筷夾取下酒菜，打算告一段落才傳訊給伊地知來接送——選擇餐廳的標準對方一定有出主意。

酒足飯飽，此時顯得孤獨的美食家拿起手機，指派伊地知將豬野好好送回家，畢竟輔佐監督知道合作的咒術師情報也不足為奇。

「很有勇氣呢。」

七海拍了拍對方戴著編織帽的腦袋，隨後起身付帳，為這頓飯畫下句點。

當然，豬野隔日醒來發現躺在自家的床鋪上，回憶起昨晚的點點滴滴，頓時滿心只想把自己埋起來。

自此之後，豬野也明白七海的酒量無法輕易挑戰，人貴自知，無論如何都不能在對方面前喝到斷片！

但是，人生就是有個但是，百密總有一疏，拿過金手套獎項的野手也會發生離奇失誤，放在並非以穩重著稱的豬野身上，期待不出意外也是很難。

總之，酒喝多了些，似乎又要重演過往的劇情。

只是多了些不同，豬野與七海此時此刻已經交往。

當豬野揉著額際，意圖舒緩帶有宿醉的悶脹，張開眼才發現不是在自己房間。

豬野感覺像錯失了什麼，怎麼會到七海家？而且跟對方同一張床上？

他滿臉通紅顯得緊張，但枕邊人睡得安穩，讓他不敢有大動作，只是先觀望自己身上的衣物，啊，外衣全被更換了。

腦袋瞬間陷入空寂，豬野抓著被單，思考該不該掀起棉被確認什麼，卻又怕驚醒七海。

忐忑不安，一片混亂中又彷彿能夠聽見指針緩緩向前的微弱聲響，他望向床頭櫃那支覬覦許久的腕錶，好似這樣就能緩解症狀。

身邊的隆起開始如同造山運動，所有徵兆都顯示七海該轉醒過來，豬野最終僅能選擇順其自然。

「早安……」

「早，早安！」

七海微眯著眼，慢條斯理地坐起身來，背向對方說要先洗漱一番。離開床緣，他不忘投下一記震撼彈。

「昨晚很愉快唷。」

豬野只感覺五雷轟頂，內心深處傳來吶喊，昨晚到底做了什麼？

※

Hit and run

整件事情該從何說起呢？伊地知潔高也不知道。

身為輔佐監督，除了帶領其他新人上手，更多時間是處理諸位術師的需求，與一些瑣碎的行政庶務。

自己不應該站上第一線的，但在這連串的事件中他佔了一席之地。

首先是故事中要員的豬野琢真先來探聽，因為欣賞七海建人的行事方針，想要效法學習，希望能多點機會。

伊地知看著比自己年輕的後輩極力拜託，為人也不差，相信七海先生不會在意這種事情吧？於是伊地知默默牽線。

一開始是任務合作，而後對方開始探聽七海一些相關情報，小心翼翼地生怕踩到對方地雷，儘管整體不算精明，但給人很好相處、討喜的感覺，讓伊地知覺得這人後輩力很高。

然後透露一些餐廳資訊後，過一陣子的某個夜晚，伊地知坐在家中已用過晚餐，雖是休息時間，腦袋仍不斷運轉要處理的事務，此時手機突然有些動靜。

他拿起手機，發現是七海來訊，簡單來說要他帶人離開。螢幕的字裡行間看不出情緒，卻令人有點慌張，該不會出了什麼事吧？

待伊地知抵達現場，只看見明顯喝了過多酒水而昏迷的豬野，七海好整以暇地等著他出現。

伊地知想，記得豬野喜歡喝酒，不過沒特別詢問七海的酒量，所以沒提醒對方根本是千杯不醉的酒豪啊……

「伊地知，是你提供資訊的吧。」

「是……」伊地知明白隱瞞是沒用的，而且的確是自己做的。

「把豬野送回家，我可不知道他的住址。」

「好！」

「人我可以幫忙送上車，我沒有怪罪你的意思，而且他挑的店家挺好的。」

「不不不，是我多嘴了。」

「有時有人陪著喝酒也是不錯，伊地知下次一起喝吧？」

「能跟你比拚酒量的只有家入小姐啊……」伊地知想想，這好像不太適合自己。

「喝酒不只是較量，把它當成日常的一部份。」

聊著聊著，這對高專相差一屆的前後輩早已抵達通常由伊地知駕駛的黑色轎車前，七海把人放上車，後續便交由對方處理。

經歷一番體力勞動，伊地知擦了擦汗便離開。本以為事情大致告一段落，沒想到過一陣子又扯上關係。

那是某日的球賽轉播，其實伊地知沒那麼常觀賞這類型節目，基本上是陪同其他人才會，這次確實是跟庵歌姬、家入等人有關。

喜愛喝酒但自制力沒那麼好的庵歌姬與家入的酒量形成強烈對比，伊地知本以為單純當個背景就好，直到他看見運動酒吧轉播螢幕上的畫面，嘴裡的啤酒差點噴出。

「咳咳……」伊地知好不容易嚥下那口啤酒，卻覺得快要嗆到內傷。

「伊地知還好吧？」

「沒，沒事。」接過家入遞來的紙巾，伊地知努力緩和氣息。

儘管Kiss Cam轉播畫面之於整場賽事並沒有多久，可是伊地知變成了見證人一樣——七海先生跟豬野到底哪時交往了？

說伊地知煩惱，倒也不是，畢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本來就難以捉摸，只是沒想到會套在自己視為大人中的大人身上。

做為咒術圈裏頭的小螺絲釘，伊地知知道要找到跟術師契合的職業，其實還是術師，不然起碼也要明白並接受咒術存在。

過了又好一陣子，當伊地知以為自己早已淡忘之際，又遇上七海與豬野一同出任務。任務一樣順利，輔佐監督也沒什麼好插手或擔憂的餘地，最後還被豬野抓住詢問要不要一起吃個晚餐、喝酒啊？

伊地知斟酌用詞，最終還是丟了直球，「不會打擾到你們嗎？」

「不會啊，而且七海先生提過想跟伊地知先生一起喝酒。」

「生活的一部份，伊地知。」

伊地知看了看兩人，事實上並未有其他邀約，臨時的晚餐、喝酒聚會自己的確不會困擾。

他們簡單吃了晚餐，而後前往酒吧，但諸多店家實在難以抉擇，是七海先開口才打破僵局。

「豬野，去你私下會去的。」

「咦？七海先生跟伊地知先生可能不會喜歡……」

「我沒意見，請不用特別在意。」伊地知發言表示立場。

「好的！」

豬野彷彿視死如歸，抓了抓編織毛帽，率先在前頭帶路。

到了目的地，伊地知知曉對方口裡覺得他們可能不喜歡的理由，畢竟他們多半習慣身邊僅有幾位好友的情境，這裡人有點過多，甚至有些感覺不單純是來喝酒的。

「還是要走呢？」豬野轉頭觀察兩位前輩，忐忑不安。

「已經請你選擇了，不會做這種事情。」

伊地知聽到七海的話也是點點頭，當作不同的體驗即可。

雖然三人盡量在鄰近的地方，夾在中間的伊地知還是可以明顯感受到兩邊有不同壓力，成熟男性的韻味與年輕新鮮肉體的吸引力啊……

伊地知默默喝起了Mojito，搗碎的薄荷葉散發出的味道清新，搭配蘇打水、檸檬、冰塊，確實讓人覺得清爽。

「Papa Doble。」七海沉穩地向酒保點餐。

「七海先生，你點的是？」伊地知不太清楚這稱呼。

「伊地知點的是Mojito吧？據說海明威曾表示『My Mojito in La Bodeguita. My Daiquiri in El Floridita.』Papa Doble就是海明威偏愛的Daiquiri特別版本，不加糖、酒加倍。」

相較於原本的樣式，僅有白色蘭姆酒、新鮮的青檸汁與糖漿，Papa Doble將糖漿換成黑櫻桃利口酒，以減少糖分，還增加葡萄柚汁來調整口味。七海也比較能接受這種味道，雖然是一時興起罷了。

「喔……」伊地知點點頭，然後又喝了幾口，瞄向另外一邊。

豬野手邊多了幾個空杯，可是伊地知知道，他來到這裡根本還沒直接向酒保開口，全是無法推卻只好直接下肚的雞尾酒，幸好只是些普通常見款，沒有太多暗示。不過有暗示的這種喝下去……伊地知眼神飄向另一頭，應該會有麻煩。

七海手中的酒即將喝盡，他能夠完全不理會其他人搭訕，偏偏豬野不是那種，此刻還隱約帶著求救的訊息。

「Between the Sheets，給那位先生。」七海平淡地道，卻像一發深水炸彈。

被指名的豬野反問：「是那個意思嗎？」

「對，沒錯，喝嗎？」

「怎麼可能不喝……」豬野露出真心誠意的笑容。

這回七海點的酒，伊地知完全知曉涵義，床第之間啊……

其他人彷彿盯著那對情侶進行戰術的觀眾、敵隊球員，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大家都知他們要用打帶跑積極推進，可是沒轍，只能接受這一切。

白蘭地、萊姆酒、橙酒與檸檬汁，混入雪克杯加上冰塊颯爽地手搖，最後過濾冰塊的存在，倒入冰鎮的馬丁尼杯中，杯緣還用了柳丁皮捲裝飾。

只看外觀感覺無害，但知道那幾支酒濃度就明白完全不是這麼回事，惡名昭彰。

而身為當事人的豬野，喝完就被放倒了，這景象讓七海不禁笑了。

伊地知還在猶豫該不該開口是否需要幫忙，另外一位當事人自己說話了。

七海直言：「我的人我就自己帶回家了。」

爽快地付完三人的酒帳，七海就拎著豬野離去，徒留伊地知想著是不是要走路回家，吹吹風應該比較平靜吧？

※

Pitch Tunneling

豬野琢真終究被七海建人帶回家了，儘管酒氣沖天，倒也不妨礙接下來要做的事情——理論上是如此。

將豬野放在家中沙發上，七海稍稍解開領口透透氣，通常酒精對他沒有多大影響，此時他依然覺得燥熱，或許是對接下來的展開感到害臊。

「七海……先生……」年輕的戀人張開視線焦距不太集中的眼眸，隨後靠上前來攬住七海的脖頸，順勢壓下對方，「好喜歡你……」

心臟跳動的「撲通」聲響震耳欲聾，一時半刻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屬於誰的，對方的鼻息噴向頸間，伴隨著濕熱的吮吻舔弄，不太柔順的棕髮搔得七海有點浮躁。

七海出手一顆一顆扭開自己的襯衫鈕釦，方便平時容易緊張失措，此時反而張牙舞爪的野獸進行下一步。

他們沒有特意討論過進行時該由誰主導，或是由哪方進入，或許抱持著水到渠成、順其自然的心態。當然，為了以防萬一，七海其實做好萬全的準備，保險套、潤滑液都有，甚至也曾自己進行開發後穴，只是豬野完全不曉得。

酒後亂性，在這前提要沒有攝取過多酒精，此時七海感覺面對這場面應該要興奮，結果下身沒有充血，他敢保證自己絕對沒有勃起障礙，所以只能推給乙醇麻痺了大腦中樞神經。

嘆了口氣，七海還是得繼續面對豬野，然而對方明顯斷線了，讓人深刻體驗喝酒誤事的悲痛。

七海無語問蒼天，第一次怎麼這般不順！

身為在場唯一清醒的人，七海認命地替昏睡過去的豬野換上自己的衣物，老實說大了點。

「睡成這樣，醒來你就知道了。」七海捏了對方的臉，將人放妥在床上，隨後才為自己梳洗，結束這坎坷的一晚。

七海不知道這時一夜好眠該哭還該笑，反正他順利一覺到天明。枕邊人這時稍稍有些許動靜，感覺思緒混亂，顯見對於昨晚後續沒有絲毫印象，但又不想干擾到自己。

七海只得自行打破僵局，彼此道聲早安，接著慢條斯理地坐起身來，表示要先洗漱一番。可惜離開前他想起捏著對方的臉，說要給他好看之類的，這種鬱悶不宜洩出來實在委屈。

於是，七海脫口而出，「昨晚很愉快唷。」

七海沒錯過對方混雜茫然、震驚的表情，頓時感覺舒暢許多，只是舉止恰好掩飾他的好心情。

等到梳洗完畢，七海目睹仍穿著寬鬆睡袍的豬野盤腿坐在床鋪，彷彿陷入沉思的石像，連自己出來都沒驚擾到。

半晌，豬野才找回意識，朝七海慎重而真誠地道歉：「我對昨晚在這裡發生的事情完全沒印象，對不起！」

「你可是做了很過分的事情，要我說出來嗎？」七海本想板起臉，但對方像知曉自己做錯事的小動物，令人完全無法生氣，更何況他確實沒有做錯事。

「麻煩詳細交代了，如果七海先生要懲罰我也行……」

七海走近，在床沿穩妥地坐下，當手觸碰對方頭髮時，還感受得到喪家犬的氣息。他無奈地安撫著，靠近耳際說道：「你昨晚沒做到最後，還把我晾在一邊就睡著了，不過份嗎？」

若以投手比喻，行事分寸拿捏得宜的七海肯定是控球派，想投到哪裡都行，但雷同的軌跡總會讓對手迷惑，這球會是直球還是變化球呢？

「這樣真的很過份！」豬野抬起頭，總算能夠直視七海。

「你要如何解決呢？」

「如果昨晚沒做的話，七海先生現在要來嗎？」

投打對決就在一瞬間，有時投得再好，也會被完美擊中。

七海看向豬野早已壓制不住晨勃的下身，這項解決方案他會好好接受。

※

Home Run (此篇節錄H)

交往至今，若說豬野未曾想過會進展到做愛這步，肯定是騙人的。然而想像歸想像，實際提槍上陣是另外一回事。

七海端正的容貌恰好埋首於胯間，嘴裡吞吐著屬於豬野的生殖器，仔細地舔弄著柱身，甚至意圖容納陰囊，但是顯然太過勉強，白皙的臉頰都泛起微紅。

「七海先生……快……」

年輕人受不了這種感官刺激，對於自己的持久度都要產生懷疑，又對讓年長的情人吃下精液有些惶恐，掙扎推卻之餘，反倒是射在對方的頰邊與身上。

「不好意思！」豬野馬上道歉，慌亂地搜尋是否有東西可以擦拭。

「旁邊。」

畢竟是七海家中，七海彷彿早料到有這可能性，旁邊早已備好濕紙巾，指引豬野幫忙。

豬野小心翼翼地除去濺染的體液，邊擦邊覺得對方散著色情的氛圍，下身不禁再次勃起。

接下來，七海卻搶先開口問道：「可以繼續嗎？」